



云冈飞雪到扶桑

——访《云冈石窟——爱和别样的丝绸之路》中方导演侯新天

本报记者 冯 桢 梁有福



张焯为赵涛讲解云冈石窟



云冈西部窟群

2022年3月19日,东京时间晚7时30分,日文版纪录片《云冈石窟——爱和别样的丝绸之路》HD版和4K版在日本国家电视台NHK高清频道和BS4K频道正式同步播出;8K版于东京时间2022年3月20日晚6时在NHKBS8K频道正式播出。正式播出前,日本国家电视台对本片进行了多次预告。

漫天飞雪中,当红女演员赵涛走进云冈石窟,先后由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研究员王恒陪同,解读真容巨壮的云冈石窟,讲述北魏王朝的前世今生和绵延千载的丝路花雨……悠久灿烂的华夏文明、历史与现实的时空穿越、唯美震撼的高质画面,令众多日本观众为之倾倒。



“音乐窟”的排笙演奏雕像

《云冈石窟——爱和别样的丝绸之路》一片讲述的是公元5世纪,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鲜卑族在统一北中国后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武周山所开凿的美轮美奂的云冈石窟,以及北魏王朝杰出的女政治家、改革家冯太后与其子孙献文帝、孝文帝之间的爱恨情仇故事与传说。本片是由北京妙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日本国家电视台NHK、日本亚洲制片公司共同制作的大型纪录片,采用世界最先进的4K和8K技术同步拍摄,全片时长共90分钟,中方导演为侯新天,日方导演为柴田昌平。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正在甘肃拍摄新片的侯新天说,《云冈石窟——爱和别样的丝绸之路》从缘起到播出,前后历时15年。2007年,他们为央视“探索与发现”栏目做节目时,前往龙门石窟拍摄,龙门石窟研究院的领导跟他们讲,龙门石窟的起源都在云冈,你们一定要拍云冈石窟。在龙门石窟拍摄完毕,他们就直接开车来到云冈石窟,时任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等三位领导接待了他们。张焯告诉他们,云冈石窟博大精深,在中国石窟艺术中是独树一帜的皇家工程。那次,他们在云冈拍了一天半。

2007年12月,侯新天和100多名台湾同胞去印度拍摄。拍摄结束后,他一个人留下,请了个翻译,去拍阿育塔石窟。他觉得这个石窟好像在哪儿见过,拍到后面的时候,突然想了起来,是跟云冈石窟很像。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侯新天带着摄制组再次来到云冈石窟,拍了20多天。从那以后,陆陆续续一直拍到去年。

侯新天告诉记者,在拍摄云冈石窟的过程中,正好赶上中国电视技术的两次飞跃,第一次是高清时代,第二次是4K技术的出现。从2014年以后,他们开始用4K、8K技术对云冈重新进行拍摄。从影像资料保存的角度来讲,4K、

8K技术远胜于高清技术,也为未来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对后人的学习研究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侯新天说,这次和日本同行合作拍摄《云冈石窟——爱和别样的丝绸之路》,是中国的纪录片走向国际的一次有益尝试,第一次拟用高清版、4K板、8K板、院线版和蓝光DVD五种方式播出,对于中国石窟文化走向国际,尤其是在日本普及有很大的影响和作用。

关于《云冈石窟——爱和别样的丝绸之路》的艺术风格,侯新天说,一部好的纪录片,应该是既要有很好的内容,同时又要有很好的形式来表达。云冈石窟作为中国三大石窟之一,对中国乃至日本、韩国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但他们的团队在拍摄时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让日本观众能够在90分钟内看进去并看完?和中国的年轻人一样,日本的年轻人也多是手机族,拍得过于严肃,他们未必有耐心看下去。所以摄制组决定把思想性、知识性和娱乐性结合起来。这就需要一个人物来穿针引线,把虚拟和真实,历史和现实贯穿起来。在人物设置上,他们选择了冯太后、孝文帝、还有献文帝,用情景再现的方式实现历史人物和现代人物时空对话。

在出境嘉宾的选择上,中日双方导演进行了认真的协商,从多位候选演员中挑选出三位。最终,侯新天采纳了日方建议,由影视明星赵涛出镜串连全片。因为赵涛不但形象气质俱佳,而且在贾樟柯执导的几部影片中均有出色的表现,这几部片子都在日本上映了,日本观众对赵涛既熟悉又认可,她在日本的知名度较高。

去年11月5日,中日联合摄制组到达大同。到达那天天气很暖和,但第二天上午开拍时飘起了雪花,紧接着开始下大雪,给拍摄增加了很大难度,特别是演员的出镜难度更大了。因为太过湿滑,行走不便,演员的服装也要临时改变,穿得少会冷,加衣服又会显得臃肿,影响出镜效果。拍摄困难就更大了,因为拍摄要求全程用稳定器,带着稳定器拍的情况下基本上都要一遍过,对摄像师的要求很高,既要保证内容的连贯流畅,同时要按照既定的设计来拍摄,首先是手很冷,其次脚下太滑。大雪下了两天,在云冈研究院的鼎力支持配合下,摄制团队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了拍摄任务。从反馈的消息看,那场大雪增加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让日本观众更加神往云冈石窟。

采访结束时,侯新天也透露了一个遗憾。由于技术、版权、资金等方面的原因,《云冈石窟——爱和别样的丝绸之路》一片的中文版目前尚难以推出。不过,片中赵涛与张焯、王恒的交流,全都是中文原声,观众可以结合云冈石窟、北魏历史、丝路遗迹的画面进行欣赏。

据悉,本片除已完成的高清、4K、8K版本外,还将择机在日本推出院线电影版和蓝光DVD系列作品,以期探索中日文化交流传播领域的合作新模式,讲好中国故事。



云冈洞窟内的鲜卑人造像

云冈研究院安全管理委员会成立

本报讯 (记者 赵喜洋) 3月25日下午,在云冈研究院文保中心三楼会议室组织召开了云冈研究院安全管理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暨2022年安全工作会议。

驻山西省文旅厅纪检监察组组长张瑞、副组长贺玉才、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副院

长何建国、闫丁出席会议。

张焯在会上讲话。他强调,要把安全工作切实摆在各项工作首位,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推进安全管理力度,狠抓隐患排查治理,落实应急预案,做好应急安全工作。

杭侃与各部门负责人签订2022年度《安全管理目标责任书》。



云冈维修施工中加强安全防护工作

会议指出,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坚决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文化延续性,筑牢文物安全底线。

会上宣读了云冈研究院成立安全管理委员会的通知。安全管理委员会

主要负责以下决定:一、定期组织召开安全管理工作会议;二、组织制定云冈石窟文物安全和景区安全管理工作计划;三、审定各部门制定的安全管理制度;四、审定各部门制定的应急预案;五、审定各部门在安全防护设备改造等方面涉及的安全施工方案;六、指导监督检查安全隐患并督促整改;七、负责全院的安全教育培训和考核工作;八、开展事故调查并分析鉴定。

会议对2021年度安全工作进行了总结并部署2022年安全工作。



云冈研究院安全管理委员会成立会议会场

有一位考古专业的同学曾经给我发过一条短信,大意是说她本科时上历史系的课,一位老师直接说考古就是给历史打工的,引得课堂一片哗然,所以她对这件事记得很清楚,她问艺术史不会也把考古看成打工的吧?

我没有回复她的短信,但是一直在想怎么回答她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她一个人会问到的。直到最近带学生在云冈石窟测绘,由于云冈石窟中部窟群正在搭架维修,我们有机会调查到一些未完成的窟龕造像,使我又想起了这位学生的问题。

我想可以用云冈石窟调查的实例来回答这个问题了。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城西16公里的十里河北岸,武州山南侧崖面上,东西延伸约1公里。石窟绝大部分开凿于北魏中后期,其“龕”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佛像,旁诸巧丽,龕别异状,骇动人神”。

云冈石窟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新疆以东地区最早开凿的皇家石窟,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凿的大型石窟。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在北中国影响的范围之广、时间之长,是任何其他石窟无法比拟的,在佛教艺术的东传和石窟艺术的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国内外学术界均对云冈石窟给予了很大关注。通过多年的努力,学者们建立了云冈石窟分期的基本框架体系。

目前对云冈石窟分期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可以分为三期,其中第一期即所谓的昙曜五窟。第二期洞窟一般认为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开凿的。第三期洞窟开凿于迁都洛阳到北魏正光年间。

云冈中区编号为9至13号的五座第二期洞窟雕饰繁缛,有“五华洞”之称。这五座洞窟外壁风化严重,9、10号窟的前檐柱雕刻精美,前檐柱朝南的一面风化殆尽,朝北(朝里)的一面保存情况要好得多。

我们在云冈的时候,有一天下大雨,雨水顺着9、10号窟的前檐柱流下来,形成的分界线正好是朝南的残破面与朝北的保存较好面之间的分界线,说明风雨等自然因素对云冈石窟造成的损害很明显。

为减缓“五华洞”遭受的自然侵蚀,国家决定在洞前搭建保护性窟檐,而为实施保护工程在洞前搭起来的脚手架,使我们有机会认真观察、记录到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遗迹记录。

13号窟明窗东侧编号13-29的小窟,从下面看是一个龕,但实际上是一个方形平顶的洞窟,现在尚能看到窟内上方西南角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前壁。窟内三壁设坛,坛上高浮雕造像,现存五尊。正壁主尊为坐像,仅凿出了粗坯。

东西壁均为一佛一菩萨,靠近窟门的两身立佛稍高,已经完工。靠近主尊的两身菩萨,身体轮廓和衣纹大样都已经凿出,面部还是粗坯。主尊完成度最差,仅凿出了轮廓。

云冈还有一些未完成的窟龕,且完成程度不一。通过这些窟龕造像,我们基本上可以复原云冈石窟的开凿工序。这些工序对于我们认识过去学术界关注较少的石窟开凿工程相关问题,以及重新认识云冈石窟的补修和改作,进而认识其原来的布局设计等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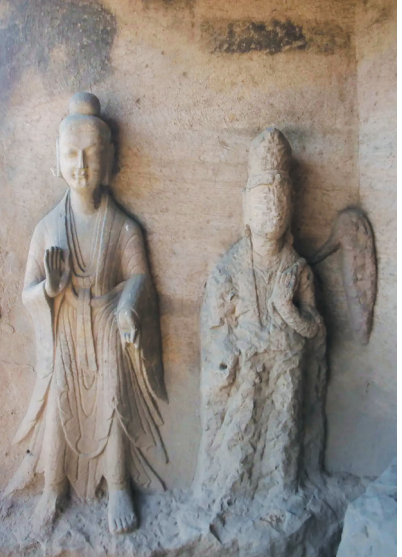
第13-29号窟较完整地再现了当时的雕凿方法及造像次第,窟内造像从窟口到正壁完成程度逐渐降低。门口的两身立佛高肉髻,脸型椭圆,穿褒衣博带式袈裟,肩部较为瘦削。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跏趺立于低坛上,造像已经全部雕凿完工。

保留造像过程信息最多的是侧壁里端的两身菩萨,整体分为冠部、头部、颈部、上身、下身、基坛等六部分,各部分组成要素如头部的额发、双耳,上身的手臂、手掌、帔帛,胸前项饰以及下身着裙的轮廓都已雕凿出来,有规律地分布着篆刻痕迹。

结合同期同类已经完工的造像,可以判断此处原本计划雕凿一尊高冠、带项圈、左手执拂尘、帔帛交叉于腹前的菩萨像。

尤其难得的是,菩萨像的高冠、脸部和身体上还保留着竖向的中轴线以及与之近乎垂直的横线,菩萨颈部、脸部的几道横线分别用来控制发髻、眼、鼻尖的位置。

这种控制线在两身菩萨与坐佛石坯的脸部都有,尤其以西侧壁上的菩萨像最为清晰,且正好与我们传统测绘佛像时所设置的测绘线一致,由此



云冈石窟第13-29窟西壁造像

云冈石窟中的主尊造像与胁侍造像(上)

杭侃

回答了云冈石窟造像是如何控制各部分比例的问题。

完成程度最差的是正壁的坐佛,仅凿出坯形,整体分为头部、身部及座部(含腿部)三大段。其中头部留出椭圆形的石块,尚未作任何雕饰;身部凿出轮廓和手势,并预留了手臂上搭附佛衣的石料;座部大略凿出了佛腿部与基座的界限。石坯上的凿痕间距3厘米,斜向,加工粗糙,造像的各组成要素尚未区分。

第13-29号窟正壁主尊和东西壁立佛、菩萨像的面部,正好反映了云冈造像面部加工的不同工序。

正壁主尊的面部仅凿出一个粗坯,这个粗坯应该就是文献中所说的“面璞”。

刘懿在《梁建安王造刹山石城寺佛像碑》里记述浙江新昌宝相寺弥勒大佛开凿过程时说,南朝齐永明四年(公元486年),高僧僧护到此游历,见寺北石壁上有如佛焰之形,于是“愿造弥勒,敬拟千尺,故造形十丈……克勤心力,允集劝励,疏凿积年,仅成面璞”。

可见开凿程序是从上而下进行的,首先凿成的是“面璞”。从主尊的“面璞”加工到立佛的面部雕凿完工,中间经历了雕刻菩萨面部等环节。



云冈西部窟群